

海天名家书系

世纪风铃文丛

策划：旷 听

主编：林 非



心灵的解读

韩小蕙 著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灵的解读/韩小蕙著. - 深圳:海天出版社,
2002.4

(海天名家书系·世纪风铃文丛/林非主编)

ISBN 7 - 80654 - 682 - 0

I.心 II.韩... III.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2109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

<http://www.htph.com>

策划编辑:旷 昕

责任编辑:丁放鸣 冬 风 封面设计:李 萌

责任校对:陈敏宜 张 玫 责任技编:卢志贵

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 电话:0755 - 3460730

深圳永昌机械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635mm×940mm 1/16 印张:16.25

字数:240 千 印数:1 - 5000 册

定价:19.80 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韩小蕙
和季羨林先生摄于北大季宅

韩小蕙，女，文化记者，文学编辑，散文家。50年代生于北京协和医院，青少年时代在北京协和大院度过。

1978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进光明日报社工作，先后从事新闻编辑、文学副刊编辑、记者等职。现为《光明日报·文荟》副刊主编，中国女记者协会光明日报分会副会长，中国女记者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常务理事。1972年开始学习写作，1974年试发处女作，先后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新闻特写等作品200余万字。已出版《贿赂，贿赂》《步出沼泽地》《悠悠心会》《自嘲》《有话对你说》《体验自卑》《女人不会哭》《韩小蕙散文》《欢喜佛境界》《无边的忧郁》《千古男女》《心灵的解读》《心静自然凉》等作品集13部。曾荣获首届中华文学选刊奖，首届当代女性文学奖，并被《女友》杂志读者推选为“全国十佳散文家”，有的作品已被译往国外。1994年被剑桥国际传记中心通知入选《世界六千杰出人物大词典》。

目 录

深邃的哲思 迷人的佳构(总序)	林 非	1
我为什么要写作(自序)		3

第一辑 解 读

我给季羡林先生当编辑	3
寻找文学大师——张中行	15
圣陶老人在最后的日子里	20
臧门家风 ——我眼中的臧克家一家人	23
与邓广铭先生初识 10 分钟	30
歌的梦 ——与女高音歌唱家仲伟教授的问答	34
聪明人王蒙	42
为延泽民老人送行	45
给李国文“相面”	49

有一位日本老人	
——初见秋吉久纪夫教授	61
哭佩芝	
——女散文家李佩芝亡歌	65
为君歌一曲	
——哭别吴方兄	69
好兄弟苇岸	
——追悼青年散文家苇岸	73
这个年龄的女儿有点怪	
——我的女儿甜甜	78

第二辑 去解读

要具有世界的眼光	
——访季羡林	85
我为什么说“笔墨等于零”	
——访吴冠中	88
守住中国画的底线	
——访张仃	92
大树正丰华	
——访李国文	96
关于文明的升华	
——访王树人	99
谈谈当代的《易经》热	
——访王树人	102
关于首次修志工作的话题	
——访来新夏	105

关于女性文学的话题	
——访王绯	108
关于长篇小说《我是太阳》的对话	111
叶君健访谈	124

第三辑 被解读

散文的天地有多宽有多长?	
——答《美文》杂志	147
关于散文、小说、诗歌、评论	
——和韩小蕙聊天之一	150
关于新闻炒作	
——和韩小蕙聊天之二	156
关于暴力、校园暴力和中小学生的安全防范问题	
——和韩小蕙聊天之三	164
1998 年中国随笔创作浏览	
——和韩小蕙聊天之四	172
关于男人和女人	
——和韩小蕙聊天之五	182
关于人类的困境	
——和韩小蕙聊天之六	190
介绍吴昌顺的现代化教育思想	
——和韩小蕙聊天之七	197
关于人的自我估价	
——和韩小蕙聊天之八	207

3



关于古装戏、皇帝戏、鸳鸯蝴蝶派以及金庸、琼瑶和其他 ——和韩小蕙聊天之九	216
介绍几部好长篇 ——和韩小蕙聊天之十	226
文化聚谈：什么是好的城市雕塑	236
艺术与科学：都在寻求真理的普遍性	242
附：韩小蕙著作目录	250
后 语	晚 莉 251

深邃的哲思 迷人的佳构

(总序)

林 非

这是一套丰富多彩的散文丛书，有的侧重于形象的勾勒或感情的抒发，有的则侧重于对人生哲理的思索或文学艺术作品的评点。无论是属于上述的哪一种情形，全都挥洒着相当优美的文字，热诚而又款曲地道来，因此就充分地显出了以情动人和以理服人的风度。

收录在这套丛书里的多位名家，在描写社会世态和论述历史变迁，抒发人生感悟和探究心灵奥秘的时候，确实都很鲜明地流露出他们各自不同的思想与艺术风格，有的深沉，有的热烈，有的精致，有的粗犷，有的平和，有的辛辣，有的绚丽，有的浑厚，真可以说得上是林林总总，姿态横生，能够给大家以很多精神的启发与审美的享受。

在我们祖国异常悠久和光辉灿烂的文学史上，散文文体早已形成一个内涵十分宽广的概念。只要不是运用韵文写成的篇章，无论它抒情抑或说理，叙述抑或议论，大体都可以归入这样的范畴中间去。正是因为存在着如此阔大的基础，又有历代杰出的散文家用毕生的精力加以磨砢砥砺，从而就出现了许多深刻而又

迷人的佳构。有着这样珍贵和巨大的精神财富，在不断地熏陶与养育我们，启示和鼓舞我们去攀向一种美好与崇高的境界，真值得引起我们无比自豪的心情。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也就承担着一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必须将它发扬光大和进一步作出重大的发展，应该有更多的人们共同来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一定争取要在更为辉煌的 21 世纪，写出许多优秀的散文篇章。

作为一个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人，总是渴望着要宣泄自己的情感，和发表自己的见解的。尤其是当人类的历史进入了以自由和平等为标志的现代文明阶段之后，由于受到过此种现代文明的教养，从而就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具有独立存在价值的人们，一定会更迫切地渴望着能够倾诉自己胸怀中丰富复杂的情愫和渊博深刻的思想。因此在这更为高峻的基础之上，当前的散文创作势必会呈现出十分美好的前景。只要大家群策群力地为此而努力奋斗，就必然会继续不断地涌现出许多美轮美奂的名篇和佳作来。

我们编纂的这一套丛书，正是想要为实现此种美好的前景，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迫切地盼望着能够获得有关的专家和广大的读者朋友们，加以详尽的指导，以便推动我们将这项工作做得更为完美。

我为什么要写作

(自序)

昨天有一久不见面的老同学突然来电,说是:“我越来越喜欢你的作品了。”我问为何?答之曰:“不只缠绵于个人的一点小情绪、小感觉,婆婆妈妈,絮絮叨叨,而是把眼光投注到广博的世界,与人民忧患与共,传达出社会的心声。”我深以为然,告诉他虽然我做得还很不够,但“兼济天下”正是我所追求的。我想,这跟我当记者有很大关系。

说实在的,从我的内心里,很为自己的职业感到自豪。在公众场合,每当我被介绍为“女作家”时,我总是纠正说:“我是记者和编辑。”我这样说,当然一点儿也不认为记者低于作家,新闻界低于文学界——人的高下,可以才能分,以人格分,以境界分,以心灵分,而不是以职业划分的。我之所以要固执地这样说,是有着两个因素:一是在我心目中,“作家”这称号太神圣,是只能与鲁迅、茅盾、巴金、冰心……辉煌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二是社会对记者的要求很高,以天下事为己任,这是一个至圣的境界,可以督促人奋发向上,我愿时时以它来鞭策自己。

的确,记者所关注的,永远不是他个人,而是社会大众。一个记者感觉最好的时候,就是通过他的报道,推动了某一方面工作的改进,促成天地人心的进步。既然如此,有人会问我:“那你为什么还要来寻求文学的阳光呢?”

这是一个很难说得明白的问题。姑且从表层意义上说吧,这



是因为我是专跑文化口的记者,同时也是文学编辑。

我从来没有做过当作家的梦,是命运安排我做了文学编辑,我就得把这块复刊耕耘好。搞文学副刊,好比无底洞,读者的要求是无限的,永远没有“到位”一说。而《光明日报》的学术大报的地位,更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标尺。为了拿到好稿子,为了增加作家们的信任度,我自己也拿起了笔,这就成为我写散文的开始。可以说这是一个很“功利”的开始,但我旋即发现,我是被缪斯女神牵入了一个“仙乐风飘处处闻”的天上人间。在这里,我不仅会到诸路神仙,而且还得到了一片灵魂的停泊地——这里有新闻所没有的较为长久的宁静,可以坐在草地上沉思默想,可以和朋友们切磋讨论,可以细细地检索自己的灵魂……总而言之,可以在匆匆的人生行旅中,享受到一种扣人心弦的震颤。

而且我还发现,文学和新闻,是一对亲密无间的姐妹。快刀斩乱麻与细工绣精品互补,阳刚外向与阴柔内秀相映,脾气秉性虽不同,方法手段亦相异,目标却是一个,都是为了推动社会的进步。具体操作起来也各有优势,文学更多关注人类的精神内省等形而上的问题,更精当、更细密、更从容面对;新闻则更多干预生活当中的现实冲突,抑恶扬善,直接评说。殊途而同归,犹如公孙大娘手上的双剑。

人生而活在世界上,不应是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安逸享受、荣华富贵、妻子儿女……孜孜以求一辈子,那是多么狭隘、多么没意思!其实,每个人都负有将社会建设得更好的一份责任。对于我来说,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高科技也不懂,只有手中一枝笔。我愿意以这枝笔参与世界的建造,为新闻、为文学、为社会做出属于我的一份贡献。我要求自己在文章中,力求跳出小我,获得一种大我的人类意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以一己的倾吐表现出人类共同的情感与思考。在历史长河中,个人只是微尘一粒,毫不足道,他的价值在于,哪怕只具有一点萤光,也尽可能地去照亮别人!

1995年4月28日于北京新文化街

解 读

能将自己的生命寄
托在他人的记忆中，生
命仿佛就加长了一些。

——孟德斯鸠



第一辑

我给季羨林先生当编辑

一

1998年11月11日，我收到季羨林先生的一篇散文新作，还有一封信。文章题为《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是复印件。信是亲笔，全文如下：

小蕙：

你好！

我现在难得写什么抒情的散文，写了几篇，也被别人抢走。这好像是怠慢了“文荟”，实则我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文荟”，我的《赋得永久的悔》等等拙作都是首先发表在“文荟”上的。现在又写了一篇《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自己还难判断写得是好是坏。现寄上，请法眼加以鉴定。

祝

撰安！

季羨林

1998. 9. 26

我兴奋得眼睛直放光，上上下下，捧着信又看了好几遍，心里漾起一股久别重逢般的亲情。季先生的稿子已经一年多没来了，而前不久，他于1997年发在《人民日报》上的散文《清塘荷韵》获得了首届中国新闻副刊奖，由此我知道，季先生虽然已经到了米寿（88岁）高龄，却还在坚持写。《清》文已由人民教育出版社选入高三文科学生的《阅



读教材》里,我早就找来读过了,写得果然好,是沿着传统散文的路子写的,遣词、造句、炼意,均十分用力,全篇各处都显得非常精致,的确是好文章,也是季羡林散文中的上品。说实在话,我一方面替季先生高兴,同时,心里也有一点儿发酸,暗自思忖:季先生怎么不把此文给我呢?

又一想:晚生小子(女)才吃了几碗干饭,就当上了季先生的编辑,还没问自己做得好不好呢,就老企图让先生把上好的文章全给你,不是做白日梦?由于“文革”失学,我读季羡林散文,已是80年代了,比正常情况下起码晚了二十年光景。二十年,又一条好汉都顶天立地了,奈何?

当晚11时许,我摒弃一切杂事,端坐在书桌前,展开《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开始细细阅读。为什么拖到现在才读?那是因为阅读季羡林散文,是要静下心来,细细品味的,白天办公室里太嘈杂,晚上家务事太乱,电话太干扰,都会影响阅读效果。我读别的好散文,也往往是选在这个万籁俱寂的时间里。

这真是阅读好散文的最佳时光。家家户户都已熄灯,整座楼静谧无声息了。叽叽喳喳的女儿也终于沉入梦乡,不再小鸟似的在身边扑腾来扑腾去。书房里,开一盏台灯,柔和的黄色光晕放射着暖人的光芒,犹如一大朵张开的降落伞,把我和稿子都呵护在里面,很安然很惬意很有情调。阳台外面,深宝石蓝色的夜空辽远幽静,远方天边上,有数点灯光闪闪烁烁,像是苍穹里的星星在执守。真正的星星呢?抬眼望,贼亮的天狼星已偷偷溜到正南,得意洋洋地把一幅神秘的星系运行图挂上天幕,任人遐思冥想,这一切却已被警惕的猎户星座发现,一路狂奔紧紧追过来。草木欲静而顽皮的风不肯止息,一会儿摇摇这根枝杈,一会儿撩撩那个叶片,继而又吹起尖利的呼啸。

白天的嚣躁之气正在渐渐尘落……

《两行写在泥土地上的字》恰是一首小夜曲,与这天籁地华的清凉世界声息相通,随着温馨的音符一段段跳荡出来,我的心像逐渐涨鼓的风帆,在感情的潮水中疾行。它写的是新学期开学后的一天清晨,季先生出门,突然——

眼睛一亮,蓦地瞥见塘边泥土地上有一行用树枝写成的字:

回头在临窗玉兰花前的泥土地上也有一行字：

来访 98级日语

原来，是98级新生来家探望季先生，又怕打扰了老人，“便想出了这一个惊人的匪夷所思的办法，用树枝把他们的深情写在了泥土地上”，使自谓已经达到“悲欢离合总无情”境界的老先生，“眼泪一下子涌出了眼眶，双双落到了泥土地上”。

接下来是季先生就以往与青年、与读者们的接触交流，所生发的往事回忆与议论。文章不长，仅两千多字，但我读得很慢，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在往上撞着，撞得鼻翼直发酸。新生们的真情打动了季先生，季先生的真情感动了，我，真正是“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钟嵘《诗品序》）啊！

文章读罢，久久凝思，半天我才回过味儿来。我为得到了这么好的一篇文章而欣慰不已。可是忽然，一个疑问在我心中升起来：新学期是在9月初开学，这是发生在那时的事，怎么刚刚寄到我手里呢？急忙去看文末落款，果然写着“1998.9.25”的字样；再去翻检来信，是“1998.9.26”，也就是文章完成后的第二天写的。我怕是邮局的事，看看邮戳，没错，是11月11日，怪哉！

后来，我被告知，原来《清塘荷韵》写完后，季先生的确是嘱人寄给我，要在《光明日报·文荟》副刊上发的。但是要季先生稿子的编辑太多了，各报各刊，谁都想得到，有的人坐在季府不走，有的人说是借去看看，拿到手后马上就发了，弄成个既成事实，也就不能“追究”。不单《清》文，后来还有《虎年抒怀》等文，都是说好寄给我的，然终于都被别人拿走了。这回《字》文写好后，季先生说：“这回无论如何要给《文荟》了”，并马上写了亲笔信予以“保护”。哦，至此，我才终于明白“我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文荟》的含义了，事实证明，我的失落，并不是没有影儿的自作多情。

季先生，谢谢您！

我是1985年才认识季羨林先生的。那一年起,我到《光明日报·东风》副刊当编辑,从此,开始了文学编辑生涯,也开始与各位著名的学者、作家们交往。

有一天,文艺部派我和另外两位同志专程抵北大,去朗润园看望季先生,耄耋高龄的老人,已在那里住了大半辈子。往事可堪回首?

那之前我还从未见过季先生,只知道这个名字代表着中国的东方语言学研究水平。朗润园也是第一次去,一个多么美丽的名字,总使人联想到珠圆玉润的绝美意象。

时值草木葳蕤之季,来到北大最美丽的居所,有一种游公园的感觉,心里欢快如同来到大自然的怀抱。几幢小楼环抱着一池碧水,中有粉红色的荷花和雪白的睡莲,亭亭玉立,洁净无瑕。池四周,是杨柳,风起时一齐舞蹈,婀娜娜娜,袅袅依依。窗棂下,有一排一人高的长青树,树冠阔达丈余,蓬蓬勃勃,青青郁郁。鹅卵石甬道旁,有修竹像闲云野鹤般挺立着,一副无求品自雅的高僧神态,心闲气定,从容不迫。

少年时,季先生是由山东一贫瘠的农村走出来的,发奋地用功,使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北大,同时考取了清华。当时的考题之难,今日听起来,犹觉头皮发麻,比如英文考试,除了一般的作文和语法方面的试题以外,还有一段汉译英,是南唐后主李煜的半首《清平乐》:“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这翻译的高难度,简直就不应是高中学生们承受得了的,若放到今天,中文系的正教授者,答不出来的也大有人在吧?这还不算,最后又加试英文听写,其难度,全考场也没几个人能听懂。那一年从山东来的考生,只有三人榜上有名,季先生即其中之一。后来为了出国深造,季先生忍痛放弃北大而上了清华,又留学德国,喝了11年洋墨水。40年代学成归国后,经陈寅恪先生介绍推荐,以副教授身份进北大任教,只第10天头上,就被聘为正教授及东方语言系主任。后一直在这“官”位上迎接了解放,度过了50年代、60年代的急迫时光。最高时曾“官”至北大副校长。今以九秩之年,成为北京大学的代表性人物。

我在进门前,曾数次展开想象的翅膀,猜测大名鼎鼎的季羨林先